

· 民族传统体育 ·

从稠禅师及邺下定晋禅院考察看少林武术发端

马爱民

(安阳师范学院 体育系 ,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 通过历史文献与实物史料相互印证 , 考察了少林寺第二任住持稠禅师幼年习武邺下定晋禅院和出家为僧的过程 , 论证了少林寺及我国历史上的寺院僧人习武活动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 证明少林武术的开创与形成是对中华武术的继承和发展 , 同外来佛教高僧无关。

关 键 词 邺下武僧 ; 定晋禅院 ; 少林武术

中图分类号 : G85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6 - 7116(2002) 05 - 0062 - 03

On the origin of Shaolin Wushu from Chou monk and Yexia Dingjin temple

MA Ai-m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Anyang Teachers University , Anyang 455000 ,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 object 's proof each other ,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urse of that Buddhist Chou , the second leader of Shaolin Temple , practised Wushu in Yexia Dingjin Temple and becoming a monk and prov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haolin Temple 's and other temple 's Wushu activities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 and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Shaolin Wushu 's creation and forming is Chinese Wushu '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uddhist monk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

Key words : Yexia 's monks ; Dingjin temple ; Shaolin Wushu

少林武术是中国武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拳派。关于稠禅师与少林武术的关系 , 长期以来 , 几乎众口一词对稠禅师幼年习武在少林寺深信不疑 , 并以此认为少林武术源于北齐^[1]将少林寺初祖、印度高僧跋陀称为“少林武术的鼻祖”^[2]。同时 , 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少林武术可追溯到隋唐^[3]。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这一课题就引起唐豪等一些学者的密切关注 , 不过当时的视野毕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 但他们的研究对人们极有启发性。

1 孝文帝太和 17 年在邺下寺院为沙弥

张鹭(约公元 658 年——公元 730 年)《朝野僉载》说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 , 而道宣《续高僧传》称他 28 岁在“钜鹿景明寺”出家^[4]。这是长期以来令人十分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 , 很多人以道宣之说 , 认为稠禅师幼年出家为沙弥之事不可信 , 从而就完全否定了稠禅师幼年习武和邺下寺院武僧的习武活动。以上说法 , 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 , 其实是混淆了“沙弥”与“和尚(比丘)”的关系 , 得出的结论也就完全相反。

简略地讲 ; 沙弥“不是正式和尚 , 只有受了“比丘戒”才算真正出家当了和尚。以佛教戒律规定 , 凡愿入寺为僧者 , 要到佛寺请比丘作自己的“依止师”^[5] , 为其剃除须发 , 并且

授之于沙弥戒就成为了沙弥。按戒律 , 沙弥到了 20 岁以后 , 授了比丘戒 , 便成为正式的出家和尚。由此可知 , 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时 , 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 , 也就是说 , 他只是在表面上剃光了头 , 身披袈裟 , 但他实际上 , 并没有受过“比丘戒” , 只有受过了这种戒 , 才算是合格的出家僧人。

张鹭《朝野僉载》记述“稠禅师(是)邺人也 , 幼落发为沙弥 , 时辈甚众。”说明当时的邺地寺院中有很多幼年为沙弥的童僧。稠禅师应在“驱鸟沙弥”与“应法沙弥”之间 , 即 14 岁左右为沙弥 , 以稠禅师生卒年(公元 479 ~ 560 年)推算 , 稠禅师在孝文帝太和 17 年(公元 493 年)即为邺下寺院的一个小沙弥 , 28 岁到了钜鹿景明寺拜僧寔为师受戒(比丘戒)才是正式出家的和尚。故而《朝野僉载》与《续高僧传》所记稠禅师幼年为沙弥与他 28 岁又正式受戒为和尚是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 , 丝毫不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2 宣武帝永平元年投钜鹿景明寺而出家

道宣《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释僧稠 , 姓孙 , 元出昌黎 , 末居钜鹿瘦陶焉……年二十有八 , 投钜鹿景明寺僧寔法师而出家。”稠禅师幼年生长在邺 , 而郡望昌黎。说稠禅师“末居钜鹿瘦陶” , 实际上也是指“郡望”而

言。瘿陶 故址在今河北省宁晋县的东陈村南与小曹庄村西北 现为约 1 000 m² 的高地 村民俗称“瓦碴岗”。秦代“废分封,设郡县”,包括钜鹿郡在内全国分为 36 郡。东汉时,瘿陶县又归属冀州刺史部钜鹿郡,郡治瘿陶。到了唐代,瘿陶县先属赵州,武德 5 年(公元 622 年)属栾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唐太宗分全国为 10 道,瘿陶县属河北道赵州^[6]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唐王朝避“瘿陶”谐音“应逃”不祥,改称宁晋。道宣《续高僧传》成书于贞观 19 年(公元 645 年),其时钜鹿郡已废,瘿陶县隶属“河北道赵州”,可见道宣说稠禅师“元出昌黎,未居钜鹿之瘿陶”,是指秦代或东汉时期稠禅师的祖上曾经居住在钜鹿郡的郡治瘿陶,这与张鷟《朝野僉载》所记稠禅师为“邺人”互不抵牾,张鷟是以稠禅师的“生地”在邺而称,道宣则是以稠禅师祖上的居住地言其郡望,这是唐人很深的郡望观念反映。

3 少林寺最早的武僧幼年习武出自邺下定晋禅院

3.1 幼时在邺下发奋练功

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出现有众多武僧习武活动的寺院是邺下寺院。张鷟《朝野僉载》载:“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越为戏……邺,有古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20 km 与河南省安阳市北 15 km 交界处)与新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之分。历史文献中的邺、邺下、邺中、邺地等均指安阳一带,张鷟在这里明确提出稠禅师是生活在邺地的幼年沙弥。据清代著名史学家武虚谷《安阳县金石录》载:“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斯备,考后唐重修古定晋禅院千佛邑碑,引集异记云:魏时有大业僧,凭户岩边有大稠树,木坚枝密,其僧将法衣往树欲挂,其间忽尔开而集之,俨然掩合,神力弥缝,乃婚媾于二子,后之人因号稠禅师之寺焉,即此碑称中国师大德者也稠禅师生地即近于此,其讲法又多在邺,故铸经之迹皆其遗矣。”稠禅师晚年又回到邺下,卒于九龙山云门寺。邺下灵山寺的稠禅师弟子方法师等,在安阳小南海洹水北崖大片削平的石壁上刊刻了纪念稠禅师题铭。《安阳县金石录》称稠禅师的“生地”“近于小南海的邺下一带”,“生地”,就是指稠禅师幼年生长之地。据安阳《彰德府志》:“彰德古相州也,汤阴为其邑,邑之周流社王(岳飞)之生地也”。我们曾多次考察邺下定晋禅院,据新发现的后唐天成 4 年(公元 929 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载:稠禅师于该寺“猛烈出家,志气异于常徒,顿舍亲族,然山峪暑风寒雪已辨春秋,叶落花生方知冬夏。”这里应注意“出家”、“志气”、“常徒”等词的含义所指,从张鷟《朝野僉载》对稠禅师幼年出家为沙弥之事稍作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该书说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即碑言其入寺“出家”;“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即为碑称他人小而“有”志气;“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即碑云其非寺内的一般“常徒”可及。该碑称稠禅师“志气异于常徒”,显然是指他幼年在该寺为“徒(沙弥)”之事。此碑还多次提到稠禅师被“造化”后能伏虎之事;“有虎(到)庵前(稠禅师)师乃以手约杖驱,而皆弭伏”;“稠禅师解开之虎巢穴,仍

多贤良造化之”。南北朝时期的定晋禅院,地处深山,虎豹为邻,常有猛兽出入,寺院僧人出于护寺和自卫防身的需要就要习武。邺下定晋禅院内的数通古碑中多记有其伏虎之事,说明稠禅师武功不凡和他所在的这一寺院中有强身自卫的习练活动。

3.2 学武成长之地出自定晋禅院

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的幼年时期,勤学武艺,练成为一个拳捷骁武的著名武僧就发生在邺下定晋禅院。明代邺下大觉寺住持慧庵撰写的《河南彰德府重修古定晋岩禅果寺碑记》中记载:该寺为稠禅师幼年“学道之所,稠禅师成道之场。”大觉寺为南北朝时期的全国著名大寺,稠禅师的师兄弟(曾先后拜跋陀学习佛道)少林寺名僧慧光晚年就居于邺下大觉寺中。定晋禅院碑记中多有稠禅师于该寺“大稠树”中娩出的神异传说,民国《重修定晋禅果寺碑记》云:“胜地名区,古迹良多,他如僧衣挂稠树,生二子,曰(稠)定,曰(稠)禅。”该碑所载稠禅师出生之事甚是神异,但从中也反映出稠禅师幼时落发入寺的生活经历与邺下定晋禅院的密切关系。

邺下定晋禅院原名灵谷寺,寺院建筑宏伟,明正德 10 年(公元 1515 年)定晋禅院遭受火灾,原有殿堂全部烧毁,现遗址尚存。张鷟《朝野僉载》稠禅师“因入殿中,横踏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千(十)里,构精庐殿堂。”林虑山在安阳市林州境内,群山中有稠禅师天平山寺。《宋高僧传·唐邺都圆寂传》释圆寂“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禅师,清史心疑,一皆明焕(圆)寂化行相部,依附者多,久居天平山稠禅师往迹无不遍寻^[8]”。稠禅师林虑天平山寺遗址尚存。据民国《重修林县志》记载“登天平山”可寻之胜迹为明教禅院,即天平寺,在昆谿溪北碧霄峰下,六峰围绕,陡壁立,独此院得平地百余亩,若天设也,院宇甚古。”可见,张鷟《朝野僉载》所载稠禅师居于林虑山,并非作者的杜撰。圆寂由高山来邺下,遍寻天平山稠禅师所居的邺下各处山寺,寻访当年的少林二祖稠禅师过去所在邺下各寺院的活动遗迹和探寻稠禅师人生成长过程应是慕名而来。稠禅师从幼年习武的邺下定晋禅院到他晚年居住在今安阳西部的龙山云门寺,一生都是在深山中历练,这与《续高僧传》稠(禅师)居山积稔,业济一生的记载相一致。我们遍查《续高僧传》所载稠禅师弟子昙询、僧邕、知舜等人传记,均无稠禅师弟子从其习武禅修活动的地方有在林虑天平山寺院的记载,这也恰好说明稠禅师在少林寺之前是曾生活于邺下寺院中,因为上述弟子均为稠禅师居少林寺之后而随其为师的。道宣所记稠禅师生平均为他 28 岁以后的事,故而《续高僧传》中看不到稠禅师幼年在邺下寺院习武为沙弥和他在林虑山的活动也就不奇怪了。

4 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与孝明帝时期的少林二祖

4.1 33 岁到达少室山下的少林寺

嵩岳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 19 年(公元 495 年),稠禅师是建寺以后出现的第一个武僧,有人认为:“稠禅师幼年时在

少林寺落发为沙弥,每当休息时,常和同伴角力为戏^[9]。唐人张鷟《朝野僉载》所记那种寺庙中每休暇,常角力腾越为戏,可能是反映了少林寺内部习武状况^[10]。《朝野僉载》记述“稠禅师为沙弥时,辈甚众……后来稠禅师练得‘筋骨强劲,拳捷骁武。’并能高跃,这是关于少林寺习武的最早记载^[11]。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稠禅师是28岁以后的若干年才到少林寺为僧,显然,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苦练武功,成为一个‘拳捷骁武’的武僧,不会是在他去少林寺成年以后所为。事实上,稠禅师来到少林寺以后,跋陀不久就离开该寺。据道宣《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自在行东夏,唯此两贤(稠禅师与慧光)得道记之,谅有深疑,年渐迟暮,不予僧论,委诸学徒自相业,躬移寺外,另处零房。”唐代开元16年裴淮《嵩岳少林寺碑》载:“稠禅师,探求证法,住(主)持塔庙。”跋陀之后,由拳捷骁武的邺下武僧稠禅师主持少林寺,从此开创少林寺僧人习武之先河。又据少林寺塔林西南处遗存的明代嘉靖2年(公元1523年)《嵩岳少林禅寺德心政和尚灵塔记》载:“钵(跋陀)开基,稠禅继续,元朝雪庭,归于洞派。”作为少林寺二祖,稠禅师对形成少林寺僧人尚武风气起了重要作用。稠禅师到少林寺时已是33岁以后的事,他28岁投钜鹿景明寺,又在定州嘉鱼山“岁居五夏”,后到河北赵州漳洪山修练,在去少林寺的前一年,还曾去山东鹤山禅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他这时才“便诣少林寺祖师三藏。”据我们考察安阳市西南25km小南海遗存的纪念稠禅师北齐石刻题铭记载:“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稠禅师)依准观法,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稠禅师卒于山寺(云门寺),春秋八十有一。”据此推断,拳捷骁武的稠禅师33岁之际到少林寺为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公元512年-515年),由此可证,张鷟《朝野僉载》记述稠禅师幼年落发习武并非是在少林寺,更非印度高僧跋陀所传,少林武术源远流长,是对中华武术的继承与发展。

4.2 文武兼备主持少林10余年

稠禅师到少林寺时,武功禅学已达到很高的境界,跋陀称:“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道宣《续高僧传》卷16,下同)由于稠禅师文武双全,深为少林寺弟子拥戴,稠禅师“即住嵩岳寺(少林寺)……众僧行道宜加拥护……感恩如此。”稠禅师在少林寺10余年,于北魏孝明帝(公元516-528年在位)后期才离开少林寺;后诣怀州西王屋山,修习前法,闻两虎交斗,咆哮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孝明帝3次诏令稠禅师回洛阳,魏孝武帝“永熙元年(公元532年)即诏(稠禅师)不出,都被稠禅师谢绝,继续在‘怀州马头山’深山中修练,此时稠禅师已52岁,直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又北转常山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攸等,请至文墨之大冥山。“娄睿‘少好弓马,有武干,为高祖帐内都督,从破尔朱于韩陵(今安阳县韩陵乡)’^[12]。高攸“天保初,封彭城王^[13]。天保2年(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诏令稠禅师‘今敕定州,令师返邺,教化群生……闻有敕诏,绝无承令,苦相敦喻,方遂允请。”由此可证,稠禅师并非是“北齐少林武

僧^[14]。北齐时稠禅师72岁又回到了邺下,居于今安阳市西20km的云门寺,直到他逝去。据《全北齐文·孝昭帝·为僧稠起塔诏》:“故大禅师德业高迥……神游物外,可依中国之法,阡毗起塔,建千僧斋,赠物千段,标树芳迹,示诸后代。”弟子们分别在邺下龙山云门寺和嵩山少林寺建立“僧稠塔”纪念。

邺下寺院武术活动和少林寺武术的兴起,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发展全部过程和当时其它反佛教的思想斗争。儒、释、道之间,互相吸收,也互相斗争。武术与佛教不仅没有同流共源的关系,而且在其思想本质上是不同区别的两个方面。武术是社会的产物,武术在佛教寺院中的存在,同佛教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历史上的佛教教义在于追求成佛作祖,自渡渡人,寺院武功是以自卫健身、护寺护法为根本目的,僧人习武正是由于这一作用,才得以在古代佛教寺院中有了合理生存的空间。中华武术,本来就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更为兴盛,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关系,才能凸显少林武术与北朝僧人习武活动的渊源全貌。

参考文献:

- [1] 少室山人. 少林寺武术百科全书[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2: 100.
- [2] 罗 焯. 少林武术渊源[J]. 武林, 1994(11): 9-12.
- [3] 编写组. 体育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0: 76.
- [4] 道 宣. 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33-235.
- [5] 周叔迦. 佛教基本知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4-18.
- [6] 张枫林. 宁晋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4.
- [7] 张 之. 安阳考释[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75-78.
- [8] 赞 宁, 智 轮. 宋高僧传(唐邺都圆寂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444.
- [9] 徐清祥. 中国武林之谜[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26.
- [10] 旷文楠. 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98-99.
- [11] 林伯原. 中国体育史(上册)[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168.
- [12] 李百药. 北齐书(娄睿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66.
- [13] 李百药. 北齐书(高攸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33-134.
- [14] 赵国庆, 张克俭, 张淦昌. 中国武术史话[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11-117.